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六目錄

內閣五

張孚敬

桂萼

方獻夫

李時

夏言

顧鼎臣

嚴嵩

許讚

張璧

張治

呂本

徐階

袁煒

嚴訥

李春芳

郭朴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六

內閣五

張文忠公孚敬傳

王世貞

公浙之永嘉人貌魁傑有大志二十四而舉於鄉數上禮部不利歸而聚徒教授姚溪山中扁其讀書所曰羅峰書院人或謂公去諸生何幾而書院爲公笑曰諸生不當書院耶我胡以不當故自若而其所持論慷慨中窾卽遊於監司守相間母能難之矣遂爲諸生祭酒蓋又二十二年而中禮部試時天子方南巡狩其明年世宗皇帝卽位始臨軒策進士公

得第二甲隸事大理時 上以興世子入繼大統下
廷臣議所以尊崇 獻皇帝后者久之不決公上書
大略言 上旣以興世子入繼 武宗皇帝統非繼
武宗嗣也今以後 武宗則弟以後 孝宗孝宗
自有子柰何舍 獻帝弗考而考孝宗使 獻帝有
子而無子 上有父而無父哉時 上心是之而迫
於輔臣禮官議報聞公亦去爲南京刑部主事乃下
議議尊 孝宗曰 皇考獻帝曰本生父而公復上
書爭之曰是二本也 孝宗法得稱皇伯考不得稱
考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草或問二篇於
是桂文襄公萼疏亦上具如公指而中外士大夫
目而視公且齟之矣然 天子益已心動而方公獻
夫霍公韜輩益推緣公說而進之 天子用以連桂
輔臣禮官口凡三下 詔始定召公與桂公超拜翰
林院學士公雖以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間而益
侃侃自發舒亡所避 天子愈器之明年進詹事爲
經筵講官又明年遷兵部右侍郎俄轉左其學士侍
經筵如故公數與尚書持論事卽執政筴邊事欲
屈其尚書公復爲尚書持之至抗疏辨 上輒伸其
指然諛者遂欲 宗獻帝入太廟公力詆其不可乃

張寅 實福 達托 著後 蜀人 蔡伯 賈反 讞詞 之

已御史錄按山西有所逮張寅以為即故妖人李福
達也而侯勛為居間御史即劾勛詔下三法司獄獄
成上獨疑三法司黨御史而傾侯勛以屬公與桂公
方公反其獄公遂領都察院賜二品服金帶遂以禮
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輔政仍領都察院賜勅
諭約束中外御史所以褒獎殊至賜玉帶公念以書
生片言當人主意非久取相位思有所報効大要以
破人臣之私交而離其黨一意奉公守法即怨謫弗
卹也尋賜銀記二一日忠良貞一一曰繩愆糾繆得
密疏言事明年加太子太保公以 上未有太子官

明倫 大典

不當設乃改授少保 上享太廟回公候道左數日
屬之賦詩以賜曰予喜荷天眷賚賢作邦珍冉賜玉
帶及蟒服 上既以尊崇 獻皇帝后錄前後諸臣
議而取衷於公書成名之曰明倫大典進公少傅太
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予四代誥官一子
是時楊文襄公一清居首揆以才受 上知然不能
如公深而 上所密問公月以十數時時稱公別號
及字時桂公亦入輔名寵俱當公亞所言事不能無
相左以故稍不平為惡語交關上前楊公得因是以
間公詔暫歸俟用而桂公削保傳以免公歸至天津

而 上念之詔行人召復相公入而楊公爲霍公所
論逐矣 上怒楊公甚欲置詔獄逮公夕寬 得免

上嘗諭公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
悖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公言 高帝以親王領宗
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自是
乃數數言中貴人暴橫狀 上爲悉裁革鎮守監槍
市舶之類後先殆盡公所疏審幾微專委任惜人才
求氏隱諸條 上嘉納之是時 上日事經筵講求
聖學作敬一箴及宋儒五箴注皆發之公天下欣欣
望太平而公又自言禮起 上以明聖述作爲任事

取公裁定若分祭天地北郊尋壇於東西爲朝日夕
月正先師號易象而主帝后行耕蠶禮皆其大者公
初名璉字秉用至是以 上嫌名請 上爲易名孚
敬字茂恭手書賜之居第成以 獻皇帝書含春堂
及金幣羊酒賀而所讀書姚溪山中者書院下有司
爲新之賜名曰貞義其堂額曰抱忠時夏文愍公亦
以言禮貴驟當上意於公不能盡合而會雷震午門
西序有言公橫者乃乞休比行 上賜公服牙笏以
識意歸無何召復位進兼太子太師再乞休再召進
少師時 昭聖皇太后於 上有推立恩而上所生

章聖皇太后日重 昭聖猶以故事裁之不爲下
上不憚而昭聖之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者早
倖橫燕中所爲多不法旣微知 上指恐惴甚而燕
中少年亡賴蜂起爭持脅其金帛母算後稍稍不能
酬乃上變言其沮厲怨望大逆殺人事下獄按皆誣
罔獨延齡殺人頗有狀昭聖迫乃因上後宮有他慶
以延齡請 上益怒遂欲坐延齡反族其家公固以
爲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財虜
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具對如初乃論延齡殺人罪
屬秋盡當論公復與其僚方公上疏謂 昭聖太后

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內傷痛乎萬一不食有他
故何以慰 敬皇帝在天之靈上恚謂公自古強臣
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囚令我矣當自悔不從廷和耶
廷和者初持考敬皇帝相也 上故爲重語欲以惕
止公公持不已乃下詔悉緩諸當論者而終公與
太后世延齡得長繫矣公爲相務以明天子尊信國
威重輔臣體而其初潞州盜陳卿據青羊山殺官吏
中外頗務姑息爲撫安計而公獨破之卒捕誅卿大
同叛殺其將公益自信薦劉源清卻永爲大帥以必
得賊爲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挾虜以重僅購其黨

自相殘得一二主謀者夏公以撫之說進而公稍屈矣公有子中書舍人遜志賢而天哭之成疾乞歸上謂公胡忍舍朕耶得無以言故邑邑幸寬之謂夏公也公抗辯不置然自是乞歸益力而上益厚公至于調藥以賜曰古有剪鬚和藥者吾手調亦庶幾焉其專精神加殮自愛以輔朕爲忠之大公感泣疾益甚以死誓歸上知公不可奪乃許致仕歲給八騶月奉米八石所以優崇禮加於他相公歸之明年上使錦衣緹騎帥視公疾且促還朝公強起至處州疾作歸再起至金華疾復作歸蓋又三年而卒春

秋六十有五上時幸承天聞訃爲哀慟下書褒揚至贈太師謚文忠公在公車最久而其成進士僅六載而拜相天子之所以禮信之者自明興無兩焉凡所創革典制雖上自信以天啟而得之公者深矣公博洽典籍所撰對班班可據其所以合非偶然也天下迫於議禮而口非公者十之九忌公貴而刺之者十之九久而稱公是非公者半公歿而思之者更十九矣當公歿未幾居第侵風雨力不能飭子孫多假貸於人以食嗚呼此不可以觀公哉公別號羅峰所爲名書院者也最後上呼之羅山因更稱羅

山 贊曰公相而中涓之勢絀至於今垂五十年士大夫得信其志於朝而黔首得安寢於里者誰力也夫禮失而求之心而已矣後主所是爲令未有悖也考而不已則宗宗則入太廟入太廟則有祧公在難乎其免矣王子曰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材皆磊磊卽不言禮亦有以自見者哉

又 張孚敬傳

張孚敬字茂恭永嘉人也初名璉字秉用少擢鄉薦讀書負偉人志而性褊迫與物多忤鄉里賤之凡八舉始進士第時 上初卽位雅欲尊興獻王及太妃

而迫於楊廷和等議未決孚敬探知之乃上疏言

上故興王子

武宗弟也於法繼

武宗爲統繼興

王爲嗣宜稱

孝宗皇伯考

武宗皇兄興玉皇考

尊稱亞二帝不報然上已心動而璉授南京刑部主

事於是刑部郎桂萼復上疏推璉說及上侍郎席書

議

上大悅楊廷和引疾乞休而繼之者益固執不

肯降服璉復作大禮或問奏之 上手促詔孚敬萼

抵京議而中外大臣庶僚洵洵咸欲尸二人矣左右

之者吏部員外郎方獻夫兵部主事霍韜給事中熊

浹都察院經歷黃綰鹽運使黃宗明旣至上乃伸孚

敬萼說拜翰林院學士餘越格超遷有差亡何重進
廟議廟街議遷詹事府詹事兼學士改兵部左侍郎
璉始上疏時衆咻之至不復能投刺燕見客恚甚旣
得志乃頗導上以誅斥快其忿而會妖民李福達者
改姓名曰張寅投武定侯第爲修煉房中藥術累貲
產千金有二子俱鬻武階會事發山西下司寇御史
臺廷尉逮問反狀當族而上內入武定侯語疑之改
命乎敬萼獻夫則悉取三法司大臣考訊易其辭特
爲出福達而中外株累大學士尚書以下數十百人
斥戍有差以功進祿賜金帶一品襲衣三擢禮部尚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選理都察院再賜銀記二曰忠
良貞一曰繩愆弼違得密啟奏事賜玉帶明倫大典
成加孚敬少保先是中貴人橫出鎮者實翼而噬孚
敬請於上悉裁革之又奪司禮柄歸內閣還戚里
第舍田土於民一時肅然振矣再賜玉帶金蟒衣爲
築第山中亡何加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
大學士時楊一清當首揆漸逼惡之孚敬萼又多所
凌侮一清因計巧中而會給事中陸粲孫文奎論其
事而上亦心厭二人太橫因勅孚敬歸創省待用而
革萼散官致仕榜其狀朝堂孚敬至天津復召歸寵

益甚乃請避上二名諱上乃大書今名字填以金賜之又賜銀印其文曰永嘉張茂恭尋雷震午門彗星見都給事中魏良弼論之聽策免一歲復召還加太子太師再罷歸復起加少師給四代誥及銀印二命有司爲造樓於永嘉賜額曰寶綸以藏 上御書及勅也臥病乃懇乞歸詔馳驛續輿廩遣太醫行人護還鄉後一載復召過嶺肩輿折乃還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謚文忠孚敬當國日兒視其僚好嫚罵所擬調任喜怒不復反顧其家居自尊大郡邑守令伏謁長跪上木之功冠江南而實廉卒也亡羨貲足遺云

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桂
公萼傳

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桂萼以嘉靖十年八月卒遺表謝恩有曰臣聞受命于天壽夭難逃定數遇知於主存亡敢易忠心顧茲永隔之期益切銜恩之感伏念臣家世田業性資木野少無適俗之韻長乏趨時之方筮仕縣司養疴泉壑幸值聖作物覩之會復當議禮考文之期且學爲資父事君故志願奮忠忘死遂以芻蕘之見誤辱兼收乃承鼎鉉之求薦膺重寄實過生平之願極爲布衣之

榮臣用是感激殊恩冀紆未效直行已志屢致人言
伏蒙 皇上保全于風波搖蕩之中矜察于貝錦囂
訛之際無能名德自誓捐軀乃葵藿之忱未伸而蒲
柳之姿先瘁承恩予告幸遂首丘輿疾出門益增戀
櫪臣強親醫藥靜處鄉園冀緩死於須臾庶瞻顏於
咫尺不意疾勢彌留大數將至蓋棺有日覲闕無時
敢以將死之言用布尚存之悃伏願 皇上清心寡
慾致敬存誠頤精保神虛懷納諫凡臣平昔之所論
述肯於燕閒而賜覽觀則臣死有餘榮歿且不朽矣
上覽而悲曰萼病旣篤猶遺疏劾忠朕心實切傷

悼特用省覽以慰不忘愛君至意遂贈萼太傅諡
襄賜祭九壇命工部遣官營葬萼江西安仁縣人正
德六年進士授丹徒知縣被論調青田不赴後以言
者薦補武康嘉靖癸未稍遷南京刑部主事時議大
禮張璁左獻夫霍韜席書等咸執爲人後之說爲非
是 上心欲從之格于庭議萼因抗疏極論纍纍于
餘言 上遂召五臣還京竟定大禮由是寵異之陞
翰林學士詹事禮吏部侍郎俄遷尚書加太子太傅
少保己丑遂改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萼精悍狷
隘以學術經濟自任旣受 上特達之遇遂直躬而

行無所顧忌然其志遠才疎諸所規畫多迂滯不適於用方議禮時五臣同心排異議相得驩甚而萼與璉尤密比末年二人者亦遂相失萼既歿上念議禮功錄其子輿爲尚寶司丞輻爲中書舍人

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贈太傅諡文襄桂

公萼墓表

胡松

余行部往來安仁過故相桂文襄公里問其遺言往事參以他日睹記蓋泫然悲焉嗟乎世人貴耳賤目智旣不足以知人而情又蔽於先入亦何惑乎賢哲

之蒙猜詆也公平生大節在讀書好古篤志躬行孝友介特甘貧尚志以賢聖行業爲己任跡其執禮守正不諂不回三爲令尹至遭讒積忤數被折辱而曾弗有所悔易此豈章句豎儒佶佶然以冠纓組綬爲性命者哉惟其志不苟合故釋褐至十五年仕纔厯厯南京刑部主事爾至於遭被知遇致身思報日夜敷納罄竭忠慮其大者如專聖學明聖敬與其希天之學之疏若皇極訓解修明學政公之學忱識其遠且大矣蓋公少與其兄古山先生師事康齋吳聘君門人張先生方在布衣卽有匡濟天下之志故其在

家在邦論議蹈迪事依於古而深探天人之蘊此其淵源所自來遠矣余嘗誦讀公集其言無非天下國家大計若明倫大禮諸疏論定久矣姑置不論卽如輿地圖叙論一書其於兵樞民政戎索海防鹺法儲要備殫心力真有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日興夜寐灑掃廷內之義使當時百執事有味其言交相修飭屢省力行於巖廊之上而施及朔易炎海之壖豈至使主上憂勞南北赤子若此其亟耶蓋公已逆睹豫策於三十年之前矣世徒見公由主事不數年致位公孤遂見媚嫉譁然攻之而豈知古人自耒耜版築

間卽以爰立顧勝與否爾矧公其時登第且二十載而其材與德又恢恢寔有餘地耶今之世固有官爲太宰身都上相而野無百畝之腴家乏百金之積蕭然敝宅澹然不異爲令尹時耶或又謂公嘗排王先生伯安之學殆於媚忌余竊以謂不然蓋陽明兩廣之役寔由公薦其謂一時天下之才無出陽明右者田州之事非斯人不足以濟是心也天下之公心也乃其後或被訶禁操切自其並時在位意見識趣之不同爲人所誤則有之所謂晏嬰不知仲尼命也然晏嬰雖不知仲尼而其節儉正直能以其君顯於天

下後世要無損其賢也可以一青病大閑耶矧加誣
增飾其鄉人固有說也蓋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
可以有爲陸敬輿曰吾上不負天子中不負所學下
不負斯民公實兼而有之其必爲名臣賢弼而不爲
俗吏陋儒無疑余恐後世距公日遠不盡知公行事
爰語長史君請爲掇其大都表諸隧焉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襄方公獻夫神道

碑銘

呂本

今上御極之十三年有輔臣方公者以得謝歸十年
而卒旣葬又逾二十年其仲子藻以公蔭來判寧波
一日過予曰孤幸得備員先生隣郡而先公神道碑
文久虛願以請也予念公在位時本厠館僚辱公與
進頗多不可謂不知也其何敢辭按狀公諱獻夫字
叔賢別號西樵其先莆人七世祖宦南海因家焉祖
用中號秋亭博學篤行爲鄉邦所推重生公之考遂

廣德金 卷之十一
領鄉薦就某州學正卒於官四七日始生公公自幼
穎敏舉止端莊如成人秋亭奇之每語之曰學非聖
賢道不明位非卿相道不行我端有望於汝公曰此
吾志也六七歲卽勤苦力學不間寒暑弘治甲子弱
冠魁於鄉乙丑登進士第與選翰林院庶吉士乞歸
迎養母黃夫人瀕行夫人卒終喪起復授禮部祠祭
司主事尋改吏部驗封司歷文選諸司主事員外郎
正德壬申養病乞歸杜門十載 聖天子中興以薦
起嘉靖癸未春復除吏部考功司員外郎調文選司
時大禮議興公與張文忠公孚敬桂文襄公萼席文

襄公書霍文敏公韜議同協力贊決竟輔成聖孝其
論列之詳語在明倫大典中聖心嘉悅用是寵眷日
隆甲申夏擢翰林院侍講學士乙酉冬大禮書成擢
詹事府少詹事仍兼經筵日講丁亥夏署掌大理寺
時當讞大獄根連株繫者無慮數十人署刑部都察
院二公將坐以奸黨公力爭出袖中疏欲棄官二公
不得已從公改議未減是冬擢禮部右侍郎又轉吏
部左侍郎拜禮部尚書戊子夏加太子太保己丑春
改吏部尚書前後五轉皆兼學士公每遷秩心不自
安必懇辭庚寅夏以病力求去 上特准馳驛歸未

爭大
獄議
未減

幾又遣行人蔡駿起於家聖念不已也壬辰夏至京
卽奉勅兼武英殿大學士辦事內閣公控辭不獲既
而歷一品俸三年考滿加光祿大夫柱國公感恩思
報夙夜匪懈而致疾益甚乃三疏乞骸骨得旨許暫
歸調理公受上知志在康濟斯世惟阨於多病故以
樞秩辭者四病辭者十因災自陳因事引避者九
上溫旨慰留先後凡二十有三賜銀章曰忠誠直諒
賜御札銀帛無算蓋得君之深三代以下不多見也
公日歸西樵醫藥之餘讀書談道而爲上爲下之意
尤惓惓不置凡稱賀奉慰忠愛溢於奏詞可知也

上每問公疾痊否日以起公爲念無何熒惑入斗後
三夕公逝矣訃聞上震悼輟朝一日贈太保謚文
襄加廕一子爲尚寶司丞遣藩臣諭祭九壇司空奏
遣中書舍人劉鳳營葬事公平生論奏如大禮之議
不顧利害大獄之讞以去就爭應詔陳言告災自劾
等疏悉關係世教至於敬陳洪範一疏則發明聖學
心法之傳其功尤大所著易經約說學解諸說程子
語大學中庸二原已梓行於世

方公獻夫傳

弇州別記

方獻夫字叔賢初名獻科南海人也弱冠舉進士爲

吏部主事遷員外郎王守仁時起自謫所爲主事官階亞於獻夫而講學能文章有時譽一日獻夫與語稱服忻然卽前拜獻夫願受弟子職時人賢獻夫能師人又賢守仁能見師人未幾引疾歸臥西樵將十餘年而今皇帝卽位獻夫自家上疏垂萬言力勸上追崇先帝后召抵京擢翰林院侍講學士時上乍喜其說甚德獻夫等不愛華秩優之而獻夫等自詭謂可理天下如發蒙耳進少詹事尋遷禮部侍郎大典完進尚書學士如故加太子太保復引疾歸西樵起補原職不應乃進兼武英殿大學士於是人人訾笑獻夫取舍朝廷官而獻夫家居日又多受土民饋田宅把挾郡守相及監司恣奸利僉事龔大稔訐獻夫罪累十百帑獻夫條辨上乃逮大稔罷其官而御史馮恩復極論獻夫奸邪不宜污大位獻夫雅自負恬退名旣連被劾中愈雖執政氣厭厭不自振請歸進少保賜勅續輿廩時年僅五十歸十餘年而卒贈太保謚文襄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
蓋殿大學士贈太傅諡文康李公時行狀

趙永

公諱時字宗易號序菴世出隴西始祖榮剛明勇略
善騎射洪武初授百夫長永樂間遷居河間之任丘
遂家焉榮生溥中宣德壬子鄉試授四川順慶府教
授溥生黎卽公父也登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山東萊
州府知府進階右叅政致仕自曾祖而下累贈光祿
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
士曾祖母魏氏祖母劉氏母邊氏累贈一品夫人公

幼沉靜簡默甫冠游邑庠弘治乙卯領順天鄉薦登
壬戌進士改翰林庶吉士甲子授編修乙丑充 孝

廟實錄纂修官戊辰同考會試尋補內府教書官已
巳 孝廟實錄成會以少傅翁嬰疾乞歸歸即翁卒

壬申服除補經筵講官甲戌再同考會試乙亥陞侍
讀以纂修恩加俸一級丙子進右春坊右諭德兼侍

講丁丑主考武舉已卯主南京鄉試賜麟服公藻鑑
精徹時稱得人辛巳 今上入繼大統首命充日講

官凡進講寓規諫荷白金文綺冠帶靴鞵之賜修
武宗實錄充纂修官尋陞侍讀學士甲申陞吏部右

侍郎仍充日講官是年修 恭穆獻皇帝實錄充副
總裁既而太夫人邊氏違養 上念啟沃有年命乘

傳以歸特賜葬祭仍給少傅翁祭誥戊子服闋除戶
部再改禮部已丑陞本部尚書辭弗獲甫履任首以

風化爲務京師節日城西諸刹假以禮佛邀致男婦
出遊公以爲狎昵薄俗奏止之時肇舉耕籍大禮與

五推九推之列賜大紅雲鶴紵絲建設四郊公請下
廷議久之始定因命督視壇墀考定禮樂器數以備

一代之制九月纂修祀儀成命爲監修官辛卯二月

上嘉其贊議郊廟諸禮特賜玉帶并銀章一俾自

再賜銀章

陳封事其文曰忠敏安慎蓋以著其素履也久而失
之具疏請罪旋命內局範金賜之七月督工有勞加
太子太保九月四郊工完賜手勅加太子太傅進武
英殿大學士內閣辦事公於文華殿致辭面謝上
委以事天安民修身講學諸政用以上竭聖治卽命
充祀儀成典大明會典總裁官無逸殿成上始御茲
殿命坐講周書無逸篇歷陳稼穡之艱難上斂容
聽之十二月朝見章聖皇太后賜白金文綺壬辰
公慮前星未耀請祈聖嗣於天壽山嘉其忠於體國
特賜白金用備路費五月改吏部尚書八月彗星再

無逸
周書

見條陳二事曰務安靜惜人才慎刑罰且拳拳以大
禮大獄譴謫諸臣爲言婺源汪公鉉初任太宰給事
中魏良弼遽劾之上欲置良弼於法公委曲解紓
遂從未減御史馮恩論在朝諸臣互有毀譽上怒
其挾詐取媚欲坐以上言大臣德政之律公抗疏極
諫謂言官爲耳目近臣果如聖裁則法掩乎恩恐失
衆望全首領癸巳三月駕幸太學充分獻官次日
召見重華殿賜五彩飛魚紗一端召遊西苑賜詩扇
花果聚禽圖及錦囊諸物公賦詩以彰恩賜五月祀
方澤充分獻官八月代祀先師孔子適皇子誕生召

至文華殿頓首稱賀天顏悅懌玉音疊疊移時始出
甲午冊立中宮充副使降勅褒諭加少保公弼亮有
年蒙賜御製諸作至盈几案請中舍錄以成帙 上
親灑宸翰賜之又以在閣謀議諸大禮及軍國重務
累蒙宸翰欲自建一亭尊奉請賜亭額以重其事上
顏其額曰珍謨命工部給之仍命有司督理 皇上
敬天法祖儀文周至累朝訓錄已奉安禁內復命重
錄以示尊崇公為總視經理官適一品考最賜勳階
柱國及寶鏹羊酒八月南京太廟災自陳策免溫上
褒荅持大同軍士謀逆屢建籌策旋底於平給男

二人以醇其勞乙未二月釐建廟制知建造事四月
賜麒麟服少師羅峰張公累疏給假上謂此人不可
無但欠容量耳公曰世無全材聖諭所云特氣質之
偏勿墜睿念也六月遼東巡撫都御史呂君經性嚴
毅御軍士以威眾銜之因鼓眾侵犯備極窘辱一鎮
騷然廷議欲命將勦除公曰斯蓋不逞之徒自造弗
靖非叛也殲厥渠魁餘即喪氣矣既而果然丙申吏
部尚書缺員遴選惟謹會邊務孔棘眾以為憂公曰
醜虜為患修飭邊務自絕侵犯若冢宰重任治忽繫
焉可久虛其位乎三月上修復謁陵舊典賜蟒衣凡

途次帳幕筆札之類出自尚方朝夕叅乘以備顧問
禮成回鑾奉聖母泛舟西湖二三輔臣鼓楫前驅龍
旌鳳節照耀洲渚金鼓管籥聲徹霄漢寔上古君臣
同樂之意也次日上御文華殿賜御製諸作越數日
復詣天壽山修飭諸陵及初造壽宮兩宮各賜銀幣
上駐蹕沙河諸輔臣行幕已備且密邇御幄蓋便于
召對也是夜面語累朝訓錄時已二鼓慰勞甚至曰
卿等待從頗勞後或久語可立對公頓首辭上體悉
眷注之恩類如此午日命勲戚及公輩泛舟西苑曰
今日之晏一以賞節一以酌山行之勞亟命促漿相
近旣登岸宴無逸殿侍坐榮寵莫加焉先特大同之
變詔命宣府總兵官郤永會勦至是巡按御史劾其
濫殺無辜及諸不法事刑部擬正典刑公曰叛逆之
徒尚恃強自橫若罪及大將愈驕其氣矣得不死上
謂太祖文集乃經世大典因命重加編次公分門歸
類皎如日星七月皇史宬工完加太子太傅九月進
累朝訓錄宴謹身殿荷彩幣羅衣鞍馬之賜加少傅
進謹身殿大學士十二月九廟工完加太子太師廢
子圻爲正千戶具疏懇辭改尚寶少卿未幾長子光
祿少卿坦卒於任丘乞假營葬優旨勉留仍賜賻金

以慰其心是月特降手勅進華蓋殿大學士丁酉二月扈從山陵春祭朝見聖母於行殿再奉聖母泛舟西湖仍命隨侍 皇上體天撫世每聞讞獄卽止行刑公嘗奉勅錄囚仰體 聖意恒存矜恤六月 上欲奉聖母往居舊邸歲時朝謁公曰 皇上大孝格天夷夏共仰况聖母時欠康豫正問膳視藥之日卽有不諱遣官奉拊 顯陵車駕豈宜輕出蓋社稷有重於孝也後 聖諭往復竟執前議是月一品兩考賜寶鏹羊酒兼支大學士俸廕孫鏞中書舍人 上視工山陵從幸九龍池有民婦號訟邑宰上欲寘宰於法公曰此健訟餘流也不懲必縱宜以犯蹕之罪罪之宰亦不可輕貸上可其奏往歲皇嗣未育嘗祈禱天壽山至是天潢衍派命往謝時元子誕育已久未正儲位乃具疏曰元子天下之主器宜早頒顯號培植國本事蓋有不可緩者 上命舉行公素強健累隨侍山陵奔走過勞飲食不時致傷脾胃膚腴漸削猶力疾視事九月舉明堂大禮代視牲牲牲甫復命遂臥病不能興遣醫調治仍命中使診視頒賜羊酒蔬米公泣謂中使曰 聖恩如天不能圖報萬一行將永訣柰之何哉越三月卒於正寢訃聞 上震悼

不已輟朝一日贈太傅諡文康

李時

弇州別記

李時字宗易任丘人長七尺餘豐體龐厚寡言笑斤斤如也三十餘始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編修九年滿考遷侍讀久之進左春坊左諭德嘉靖初上開經筵充日講官遷翰林院學士擢禮部左侍郎進尚書時上神聖多裁定新禮而時奉行不敢後亦不敢有所開端至諸貴人或爭執厥是者兩具之使上自擇而已上久亦知其敦固頗遇之厚親蠶禮成加太子太保尋進兼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時張孚敬居首多獨裁取旨而時袖手從旁觀噤不復發一語進少保其得久遇不替亦孚敬安之故而外議頗刺評時麤却長安米尋知南郊建造充大禮使進少傅太子太傅華蓋殿大學士夏言入內閣位時下然時與之不復絃專決也而言又安時時爲相將十年上禮敬非能如孚敬言然少所責辱終始不替卒年七十餘贈太師諡文康

大學士夏公言傳

王世貞

夏言字公謹廣信之貴溪人性警敏能屬文尤長於
筆札自其在公車則已奕奕有儻聲舉進士授行人
司行人擢兵科給事中奉 詔覈斥錦衣冒濫官屬

三千二百出按皇莊侵占農地二萬餘頃糾中貴人

趙彬建昌侯張延齡前後七疏皆報可轉右給事中

同考會試疏請杜內臣傳乞救知府郭九臯等緹逮

及請慎出入以嚴政體及論邢福海等不當以傳奉

陞皆諤諤爲人所傳誦丁母憂歸服除守故官尋轉

禮科左遂進兵科都給事中時山西劇盜陳卿糾衆

據青羊山為亂 朝廷大發諸鎮兵討平之而所遣將臣以下久爭功不決且有因為利者言發其事遂命往覆勘次第功罪皆當還朝考武舉試時兵部廷推左都御史王憲出行邊禦虜憲有難色言即劾罷之而 上實心器言會吏科缺都給事中故事當以左序遷特旨移言長吏科言以是益自負時 上方貫輔臣張孚敬等相與推明宗祀禮樂之事言謂農桑天下本今人主既親耕行籍田禮而后不親蠶非所以昭陰教示婦職也因上皇后親蠶疏 上大悅報旨稱美而南北郊之議起 高皇帝初即位為圓

請親蠶

議

丘於南郊以祀天為方澤於北郊以祀地行之未久而合之恒以元正之後三日致祭因大亨羣臣益頗用漢唐故事云 上與輔臣孚敬密議之不以為善也孚敬微泄之言乃上疏謂當以冬至祭天於南郊之圓丘以夏至祭地於北郊之方澤而引周禮及高皇帝初即位 詔為據而謂漢唐以不足法 上益大悅下禮官會羣臣議有謂以 高帝二百年之定制為不當輕易者有謂工鉅而財詘不當輕舉者有謂夏至前而冬至後於天尊地卑不稱者十之七八 上乃召言見便殿賜璽書褒獎與四品服欲以

風厲羣臣而卒莫之應詹事霍韜辯論益切至貽書切責言指以爲奸邪言恚繳其書上之因遂劾韜五罪上怒甚械韜下之御史臺獄輔臣孚敬爲力請不聽久之乃釋還職上不欲太宗與太祖並配天與孚敬議以太祖配天而太宗祀大享殿如古明堂以配上帝孚敬意難之下羣臣議亦莫之應而言復伸上指攷古禮以請上益大悅以祀典成進翰林院侍讀學士仍兼都給事中侍經筵日講賜金飾花犀帶視尚書言嘗薦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李如圭以右副都御史出賑濟陝西於是僉都御史缺廷推言與右諭德彭澤澤上遲徊久之而御史熊爵謂言出如圭以爲已地言亦辭上乃勉慰言俾食四品俸澤以孚敬力復超爲太常卿言楚士也恨孚敬不已薦而右彭澤銜之切骨且覘上意雅不欲大臣太專乃露章論孚敬與吏部尚書方獻夫有所好惡彭澤奸邪不當驟遷上雖爲兩解而孚敬與澤亦遂惡言矣上以四時祀太廟奉太祖爲始祖居中而太宗以下皆東西相向至大裕則以太祖之四世祖德祖居中而懿熙仁三世皆合而太祖屈居五至是欲舉禘祭大雩秋報之

禮下羣臣議言以爲禘者諦也謂禘其所自出之帝也 德祖旣爲 太祖之始祖豈可復爲 始祖所自出之帝乎請虛其位而加隆稱焉仍以 太祖配中允廖道南則謂朱氏爲顓頊裔宜禘顓頊輔臣孚敬會羣僚議東閣倡言曰請虛位者失之無尊顓頊者失之遠宜仍禘 德祖便言復上書諍之 上雖意未決而心是言旋特進詹事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言眉目踈朗美鬚髯大音聲不操楚語 上故已材言至進講愈目屬之旣顯與孚敬異孚敬恨乃因行人司正薛侃之疏用彭澤計而傾之卒不勝言出獄之月餘遂進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未幾命禮部尚書李時入閣而言代之與時並召對所以褒勉獨有加時薦紳大夫尚與孚敬讐敵謂言能抗之而言旣以開敏結 上知又折節下士時有御史喻希禮上疏謂祈雪求祀不在祠醮而在行仁政因請宥大禮大獄得罪諸臣御史石金亦言之且謂人才用舍政事張弛一切付之 廷論而 陛下恭默凝神提挈綱領使其真精內蘊根本固則益斯之慶自集 上疑其有所譏諷大怒下書數百言苛責之命言叅究毋得黨護言謂希禮金所奏內稱

宥罪可迓天休是祖常情福利之說養心不貴勤察
則啟人君怠逸之漸論事迂疎罪實難逭第原其本
意似亦無他乞俯優容或加飭治 上益怒下旨謂
遭此曹仇君然 上意在報復姦巧欺誣罪不可逭
因責言位列大臣朕所簡拔專務徇私不圖報 主
先已戒其黨護奏上叅劾肆怠不恭責其具狀以對
而逮希禮金於 詔獄貶謫荒徼及言謝罪疏聞亦
弗罪也以是言益得公卿間聲御史馮恩嘗有疏品
第三公九卿長佐多所不滿而獨稱言救時宰相
上旣以制作禮樂自任於故典多所更易其事在春

官而言爲之長所建白多當 上意 上亦欲驟

之其委寄與閣臣埒多出六卿 上嘗賜銀記一日

學博才優俾得密封言事未滿考以督南郊特加太

子太保尋進加少保加俸一級督建 皇史宬加兼

太子太傅重書 寶訓實錄成進少傅再以監建

宗廟工成加兼太子太師前後錫賚 御書繡蟒飛

魚麒麟服色玉帶兼金上尊珍饌時鮮之類無虛月

爲之釋其先軍伍有所陳乞亡不立得而是時霍韜

起家吏部左侍郎以舊郤思中言莫能間也而會順

天府尹劉淑相與言之狎戚費完不相善坐姦人所

中下獄疑言之庇其客而主之因上事訐言罪上怒不聽言亦疑韜主之謂淑相與韜謁陵歸縱飲九龍池爲不敬而韜時已轉爲南京禮部尚書矣乃上書論言以朦朧爲故少師費宏請謚得文憲且滅繫關情節當死言亦訐韜大罪十餘條幾於訟師巷口上兩不之辨而鑄韜俸一秩以謝言韜至南京復攻之 上亦不深責而言氣稍稍驕郎中張元孝李遂坐小忤卽叅謫之皇子生言入對 上喜甚手簪花於帽侑以白金文幣甚渥遂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是時李時爲華蓋殿大學士以年老朴誠居首輔

而 上所以委寄之不能如言重一切禮文之事皆以屬言賞亦稱是言氣益驕漸孺視八座嘗從 上謁陵駐沙河言庖中火延武定侯勛及大學士時行帳燬而 上別授言廷臣六疏亦從燬言與二臣合辭請罪 上俱弗問而獨責言當特疏而今者不特疏爲屬 不敬言皇恐乞休 上留而勉勵之時獻皇帝已崇爲 皇考別廟矣通州同知豐坊小人也上疏請復古禮建明堂加尊 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下禮部議部臣嵩議以功則 太宗親則獻宗以配帝惟 上裁而不敢任稱宗 上不悅

令再議戶部左侍郎唐胄爭之力辨之強上褫其
官於是部臣嵩懼而如命獻宗遂稱睿宗入
太廟言亦莫能持也尋以滿六年考錄一子中書舍
人兼支大學士俸俄李時卒言居首尋以祇薦皇
天上帝奉冊勞言加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師餘
如故上柱國於人臣未有加者加之自言始其自擬
也人頗以爲異時顧鼎臣亦加少保太子太傅禮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鼎臣蘇之崑山人舉進士第一
授翰林院修撰累遷至今官鼎臣於言爲先達長且
十歲言躡而貴至師傅先大拜踰二歲而鼎臣繼之
意不肯相下事有所可否言內不能善也尋上以章
聖皇太后祔葬承天之顯陵躬行謁視言與太師翊
國公郭勛俱扈從而鼎臣同留守其委寄特重因賜
言勛鼎臣蟒服玉帶白金綵幣郭勛者故武定侯也
而善張孚敬孚敬左右之得幸上至貴重封上公
數上書論劾大臣無不立應與言爭寵而妬上至
承天謁陵畢禮部臣嵩請率羣臣表賀上問之言
謂宜俟回鑾至京而後舉上乃報罷殊不悅嵩得其
指乃固請賀上荅詔以賀非卿等誠言所謂方是
第禮樂自上出賀亦可也言數與所親厚大臣宴

游竟日 上間有宣諭獨勛在賞賚稍厚於言以是益驕恣數侵言言亦強應之言既小失 上指而會

上幸大峪山閱視 永陵工言進居守勅而遲

上怒責言自小官因孚敬議郊禮進乃每每怠肆不恭因悉勒令上其前後所賜銀記璽書手札懼謝罪固請 上銀記 璽書手札而 上愈疑其有所毀損削其勛階少師等官令以少保尚書大學士致仕言乃檢十年中 璽書手札四百餘通并銀記上之

上怒解會言朝辭已發而遣中貴人止之隨諭吏部復少傅太子太傅仍故官言卽入朝具疏謝 上

報覽奏卿已赴閣宜益勵初忠盡心匡輔秉公持正不惟副朕簡任亦免衆怨也卿其思之言擬所云衆怨者郭勛輩也復疏謝謂自處不敢後於他人唯意志孤立爲衆所忌 上不悅隨詰責之并乙其疏中洗改字言乃皇恐引罪報聞而御史有論撻顧鼎臣留守偏徇事 上不聽或以爲言實嗾之也亡何奉先殿雷震召言與鼎往視震俱緩不時至 上復不悅命禮部紉之言等復請罪 上曰朕所以數寬言非爲言爲左右誼重也言乃滋惰成性蔑不知警何以表率百僚鼎臣亦相效尤耶念其知罪姑宥之尚

書霍韜入掌詹事府數面詰言而郭勛喜其得助益
橫時有訓導蕭時芳者疏言三臣皆中興元佐同功
一體而外議沸騰心跡未白非國家福宜賜之坐以
杯酒釋其心御史舒鵬翼亦有言 上俱不聽而訓
導罷爲民御史坐謫言又上疏乞骸骨謂位高則怨
尤易集官久則過失自多咎積而不悟則謗日聞身
危而不避則過將大今臣年近六旬精力衰謝宗支
零落孑然一身不能朝夕自存凡世人所利者臣復
何心戀慕 上勉以勿負朕心而已久之還言所錫
銀記及璽書手札會陝西三邊大捷推功言復勛階
及少師太子太師仍進吏部尚書華蓋殿太學士江
淮寇平復推功言賜白金綵幣賜 璽書褒獎閣臣
之與邊功正德中一再見而已明年以北邊謚再賜

璽書褒獎時 九廟灾言方以疾在告乞休不允

霍韜死而言與郭勛爲仇益甚言旣數以病請急然
實不病而以無子故多擁諸姬妾爲懽 慈壽皇太

后崩 上傳示太子服制議言報疏有譌筆 上遂
切責令陳狀言引罪因乞還歸治疾 上怒盡削其

勛階散官以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言始聞
上之怒之乃上備虜事宜冀以解上曰若旣蘊忠

謀何自愛而欲去朕耶姑不問是時上方治齋醮

其爲青詞及他文獨言與尚書嚴嵩稱旨內閣僅翟

鑾在非上所急也而言且陛辭因詣西苑齋宮叩

首上聞而憐之特賜酒饌俾還私第調理以俟後

命而郭勛轉恣橫其於督工治兵培克盜斂以數十

萬計上微覺其事前是春時給事御史請勅勛與

提督大臣會派役卒勛弗便也內閣撰勅且數月而

勛弗肯領尋與言俱引疾在告京山侯崔元害勛寵

久上以元薦景神殿新得獨對從容問言勛皆吾

股肱也而相妬者何也元不敢對上復曰言疾欲

歸果否歸當在何時元乃曰俟聖誕後始敢請耳

又問勛何病元曰勛實不病言歸卽出耳上首領

久之而給事御史伺上有留言而惡勛意因劾勛

故不領勅爲作奸植黨以亂國法奏辯有臣奸何

事黨何人又有何必更勞賜勅等語多不遜上

大怒于是削同事者尚書王廷相官奪伯陳鏞俸而

給事中高時者言所厚也因盡列勛貪縱不法數十

餘條上下之詔獄移三法司覆讞論斬奪封爵誥

券獄成而疏留中不下尋復言少傅太子太師禮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俾疾愈而後之任言雖以疾在

外然閣事多所取決而於窮治勛獄指授枇根無所不極 上猶心念勛疑其中言構也久之言一品滿九年考 上遣中使賜金幣寶鈔肥犂上尊盡復其階勳官職賜勅褒諭錫宴禮部前是言與少保禮部尚書嚴嵩同鄉稱晚進而言以議禮驟貴不爲之下而嵩事之甚謹言之入內閣嵩遂越顧鼎臣而代長禮部言有力焉嵩奉行唯恐不當意言亦以門客畜之會言坐失 上旨當罷呼嵩與謀而嵩已造 上所幸乘一真人第謀犄言而代其位言覺之嵩旣數爲給事御史所攻乃益爲恭謹以媚 上上是時已

心愛嵩甚於言言乃日嗾所善給事御史益攻嵩上益憐之 上居西苑齋宮許入直諸貴人得乘馬言獨製小腰輿以乘 上聞之不善也人主故所御翼善冠 上不御而御道士冠因命尚方倣而雕沈水香爲五冠以賜言及成國公希忠京山侯元大學士鑾尚書嵩言獨密疏謂非人臣法服不敢當 上大怒時 昭聖章聖太后故御慈慶慈寧會皆 晏駕郭勛故請改其一宮爲皇子宫言與 上意合不許而至是 上卒問皇太子宫當何建言偶忘之念興作工役費重倉卒對曰今兩宮皆虛可改其

一以居皇太子 上愈怒令五臣皆出直特召成國公等入對罷言不召尚書嵩乃故冠香冠而冒輕紗帽其上使 上見之 上果悅因令成國公等三人出而留嵩慰諭甚至嵩頓首雨泣訴言之見陵陷上使悉言罪乃得甚口少頃 上遂 手勅都察院數言三罪又謂郭勛旣以不領勅下獄矣猶復千羅百織不已與太監高忠交關共謀朕不早朝言亦不入閣軍國重事私家裁之王言要密視等戲具且言官爲朝廷耳目一犬不如專一聽受主使逆君沾譽傾人取位以奉所悅戕人一家以代報復卿等其布

此諭俾中外知之 上蓋欲言官論劾言而尚疑言之且復用相顧莫敢發亦不敢請罪者十六日而上忽宣言入拜 皇考諱忌仍直西苑候 聖誕禮成言乃謝恩因乞骸骨欲以嘗 上疏上之八日而始奉 御批令革職閑住時日有食之旣 上諭禮部以臣子欺逼君外陰侵犯內陽之咎言以臣欺君上作威作福不下郭勛念與卿等累年供事免死去之爲失刑於是給事御史乃敢合疏論言且請罪 上益怒命部院盡覆覈之謫降十餘人餘留者亦奪半歲俸而高時獨改謫邊遠蓋以其嘗論郭勛故

也亡何助病死刑部獄 上以恚因他事奪尚書吳山職餘鐫俸有差而還勛子孫侯爵蓋實惜之云言久貴用事家富厚高堯雕題廣囿曲池之勝媵侍便辟及音聲人部皆選服御膳羞如王公其始海內搢紳意其且復用問遺踵接而最後漸不召則漸亦希簡而監司守令間不能盡酬荅言居恒邑邑不樂遇元正 聖壽必上表賀稱草土臣上亦報聞而已久而漸 之復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仍致仕是時代 有翟鑾得罪去代鑾者嵩最得上意而同事大臣許讚張壁以老病或罷或徙嵩獨相 上微聞

其專特召言自家復任既陞見盡復其階勳職秩時嚴嵩已爲少傅兼太子太師矣則亦加少師以示並重而言愈驕直陵之出其上凡有所擬 旨行意而已不復顧問嵩嵩亦默默不能吐一語而心恨之甚故事閣臣日給酒饌當會食言與嵩對案不食所給而自攜庖甚豐亦不以食嵩始嵩信其子世蕃黷賄報復睚眦海內咸恨之謂言能奪嵩而制其命深以爲快未久言復恣御史陳九德論劾文選司郎中高簡下詔獄而都給事中楊上林左給事中徐良傳復劾之言有所不悅於簡及上林等擬杖簡於廷戍之

而以上林等不早奏罷爲民以尚書唐龍與嵩善亦罷爲民都御史孫繼魯何鰲王學益爲言官所論糺卽遣緹騎捕逮之非居間不解繼魯至盆死獄中吏部尚書聞淵老臣也不能泐忍事言會其部左侍郎缺當以翰林臣補而禮部左右侍郎許成名崔桐皆欲得之吏部初擬成名而桐有力遂推桐給事中言之語有連少詹事黃佐王用賓遂悉勒致仕而奪淵俸半年下文選郎中於獄抵罪淵自是氣奪不復抗矣給事中馬錫承言意劾戶部尚書王杲受賄囑運司事 上怒下杲獄而都給事中厲汝進遂推劾嚴

嵩千世蕃及大倉尚書王暉皆有請囑言欲借以搖嵩嵩辨疏上 上卽爲杖汝進等幾死而遠謫之暉斥爲民杲坐戍言亦不能救也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論京山侯崔元都督同知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皆造言請死有所進橐炳至長跪而解以是皆與嵩比而謀構言言殊不自悟 上左右小璫來謁言者言奴視之其詣嵩嵩必執手延坐欸欸密持黃金置其袖以是爭好嵩而惡言 上或使夜瞰言嵩寓直何狀言時已酣就枕嵩知之故篝燈坐視其詞草言初以是得幸老而倦思聽客具藁亦不復檢閱多舊所

進者 上每擲之地而棄之左右無爲報言言亦不復顧嵩聞而益精專其事以是 上益愛之而河套之議起始言繇書生以片言合 上意驟起鼎貴欲建立奇功名以自顯固居恒謂 高皇帝制文臣非出將入相不得封公侯非謂文臣不得封公侯也文臣不得爲丞相非謂不得爲三公也以故於議撫大同討安南平汝寇皆自顯露其莢不復托之代言而猶未慊其志曾銑者故亦功名士也以御史平遼陽叛卒顯累官總督陝西三邊念河套肥饒地久棄之邊與虜共之虜得乘間入巢窟其中畜牧水草於犯

秦隴甚易欲以十萬衆逐之因故地築城增戍填其中其爲全陝計甚備聞於言言見以爲名美大悅而有蘇夫人者繼妻也有才色言嬖而畏之其父綱頗交通關節恣其奸利銑故綱同鄉雅善之亦有所結納綱亟爲言稱銑才言益自信以爲功必可成亟下兵部會廷臣議銑所請大司農金錢以數十萬計調山東河南良家子亦不下萬餘皆心知其難不敢決而言意小沮會銑疏復請給誓劍得專僇節帥以下 上心惡之始下諭言等套虜之患久矣今以征逐爲名不知師出果有名否兵果有餘力食果有餘積

成功可必否一銑何足言祇恐百姓受無辜之僇耳
言懼不敢決請 上裁 上乃以前諭下司禮監印
發兵部及預議諸臣嚴嵩旣以窺 上指乃上疏極
稱虜之不易勝河套之必不可復師旣無名費復不
淺而謂在廷之臣無不知其非者第有所畏耳因引
咎乞罷 上始報嵩以言私薦曾銑任事之忠不顧
國安危民生死唯徇銑殘欲耳而不允嵩辭言懼上
疏謝罪且謂嵩於計議之際了無異詞而今忽先臣
具奏不過諉臣以自解耳 上不悅責言之專徇私
情強君脅衆令吏禮二部都察院叅着嵩遂具疏力
詆言之擅權謂機事大小毫髮不復關同言亦力辨
而 上怒不可回矣兵部會議上遂罷河套之役而
使緹騎捕銑吏禮部都察院叅劾言於是尚書淵等
論言事爲任意跡涉強君 上責其奉旨議奏猶謂
跡涉此非媚卽畏是何臣體姑不究因盡奪言餘官
俾以尚書致仕言出國門而難作矣始咸寧仇鸞侯
填甘肅懷而桀驁數違總督進止銑論糾其罪狀數
十言擬 旨令官校逮捕矣嚴嵩旣得志與侯元都
督炳謀欲深言罪乃代鸞具草謂嘗闢曾銑復套議
故銑恨而中之又虜入延安殺掠吏民數萬輕出定

邊營損卒復數千懼而遣其子曾淳以五千金賄蘇
綱俾轉以二萬金賄言故爲之解而戒使復套以爲
功時曾淳以胄子在太學 上遂捕淳與蘇綱下詔
獄都督炳極意煅煉而侯元行金於中貴人實其事
獄上論綱邊戍且追所受金遂藉而使緹騎捕言言
始覩鸞辯謂彼方就逮發疏時 上下諭不兩日何
以知 上語而敷演爲文又何知嵩疏而附麗若此
蓋嵩與崔元輩爲之也其辭甚明晰而 上方怒甚
弗省也銑就逮以小緩期罪緹騎長奪其官法司當
銑比守邊將帥守備不設律斬 上不許令更擬於
是取嵩指以交結近侍官員紊亂朝政律斬妻子流
二千里銑性果銳有機略其死不當罪天下聞而冤
之又十二日而言亦至時於車中聞銑所坐驚墮車
曰噫吾死矣復具疏以辨其辭甚苦而刑部尚書喻
茂堅都察院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卿朱廷立等據曾
銑律以請而謂言實當八議所謂議貴議能者 上
怒切責茂堅等阿附其詒猶及言前不戴香冠事而
言妻蘇氏發廣西從子禮部主事夏克承從孫尚寶
司丞朝慶皆奪職爲編氓言至秋竟坐棄市年六十
有七言雖以驕蹇得 上惡然亦頗能持爭 上嘗

論之欲退處西內使太子監國言時年六十荅諭云
臣全數已盡萬死不敢奉詔上爲之止其後所深恨
言者挫郭勛與不肯戴道士冠而天下方怨勛之橫
與嚴嵩之奸貪謂言能裁之以是多惜言者隆慶初
其家上書白寃狀復吏部尚書已再盡復其官賜謚
文愍予祭葬言始有妾孕七月而蘇氏妬之嫁民間
生一子後言死而蘇氏知之迎置家其貌甚類言且
得官矣而卒病死言竟無後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康顧公鼎臣神道
碑
嚴嵩

國家設科取士得人爲盛然登廷魁至宰輔者凡七
人若文康顧公其一也聞諸故老言 孝宗敬皇帝
乙丑試士日於宮中焚香祝天願得真才是年得顧
公爲進士第一公儀狀瓌奇風格峻偉觀者謂爲公
輔器公諱鼎臣字九和蘇之崑山人也授翰林修撰
未幾 孝廟上賓以修實錄成陞侍講再轉春坊諭
德歷十餘歲 今上卽位首被知遇簡侍經筵日講

進學士上懋崇聖學日親儒臣討論經史公因進講
宋儒范浚心箴敷陳剴切 上注聽嘉悅諭輔臣曰
鼎臣解說心箴朕思味其意甚爲正心之助 上廼
親灑宸翰自註釋心箴又注視聽言動四箴及製敬
一箴勅翰林院國子監及天下學校建亭立碑鐫刻
五箴以示學者寔公之講心箴啓之也 上又曰洪
範一書於帝王爲治之大經大法實爲親切令鼎臣
分段計日從容論說必使盡其所言以爲務學求治
之助復慮詞訓繁多命公撰次節略以進舊例每寒
月免講 上以洪範未終篇乃不輟講詔免公常叅

專直講讀 上奉先聖先師位祀於文華殿東室而
數御西室召公等十臣令敷奏經義公撰中庸首章
講義以進推言人君致治期臻聖神功化之極不可
安於小康 上稱善 上於西苑作無逸殿成命輔
臣及公坐講周書無逸篇陞詹事府詹事仍兼學士
賜一品金織仙鶴衣 上親耕籍田特命與九推廷
臣莫不動色悚嘆謂 上寵異儒臣如此自是晉吏
部侍郎拜禮部尚書俱掌詹府事兩被旨教庶吉士
於翰林故事用官二員獨受簡命自公始公雖職在
文翰數奉召對預密議簡在聖心旣久執政有不樂

公者數沮其進用戊戌八月始勅公以太子太保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贊機務眷遇彌隆被賜宸翰經籍銀幣玉帶麟蟒飛魚之服多不可悉紀己亥二月加少保兼太子太傅進武英殿大學士車駕將幸承天勅公居守京師公條奏軍國重計七事上悉從其請賜印記一其文曰經幃首選 上曰卿講幄舊臣久懷經濟朕茲重寄宜欽承之公翌輔 皇儲持挈綱維京師肅然以馭下過嚴致有煩言再疏乞休荷溫旨慰留明年感疾久不瘥 上屢遣中官齎手札賜問以太醫往視賜藥劑牲米諸物疾革陳遺

疏勸 上親賢圖治顓養聖躬詞誠懇篤降詔褒答而公竟卒享年六十有八訃聞 上軫悼賜祭葬如制贈太保謚文康遣行人護喪還公傑特有大志留心經世隨事獻納多見采用嘗請訪求曾子之後以奉其祀大同軍變請誅止渠魁以安人心四方郡縣多奏水災疏陳生民困窮之狀請遣使賑卹而公生長東南見財賦日蠹民力日屈則三舉奏焉晚歲履政府將大有爲然僅二載卒于位時論惜之云曾祖諱大本祖諱良考諱恂三世皆累贈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配朱氏累封一品夫人四子長履方舉鄉薦

履祥履貞履吉

大學士嚴公嵩傳

王世貞

嚴嵩字惟中江西之分宜人父爲藩司吏其婦方媿而有光起厩舍已生嵩藩使奇之齋醪精錢布以贈嵩長身疎瘦如削疎眉目大音聲二十二舉於鄉二十六進士高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數移疾告歸讀書鈴山中嵩好爲詩清雅有態然弱而不能爲沈雄之思文亦類之其治家纖嗇近小慧時人莫之重也嘗奉使至廣西道謁鄉人李遂遂故御史司其省試而得嵩者當晏鹿鳴日諸生前爲壽時嵩貌羸鶉衣遂不復盼接至是投刺見而講釣禮遂出叵測

漫應之次日始修門人禮布幣再拜而曰某非敢薄公也以公嚮厭之恐終棄之耳其狷隘急睚眦如此久之進侍讀領南京翰林院事召爲國子監祭酒嵩於資薄不當祭酒輔臣費宏其鄉人私之旣去位言官有及嵩者疏辨得留進爲禮部右侍郎給事中陸粲等論糾輔臣桂萼所私復及嵩嵩奏辨復得留尋遷左侍郎轉吏部左侍郎久之進南京禮部尚書改南京吏部尚書其在南京踰五載不召以萬壽賀表至京師時議重修宋史方至局經理嵩謀於輔臣時以少保夏言在禮部日奉行諸祀典而尚書顧鼎臣教習庶吉士皆不暇兼職言亦從史之遂請留嵩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專司董理逾歲間言入內閣鼎臣當次長禮部而嵩復私於言躡得之白是始謬爲共謹以迎合上意而是時御史桑喬以災異列嵩等罪嵩辨之強給事中胡汝霖復糾之有詔大臣被劾宜省已勿得強辨於是嵩懼益爲共謹而其子世蕃繇廕叙授都督府幕已恣行諸曹居間有所賄納矣時上入諛臣言欲祀獻皇帝以明堂以配上帝嵩不敢違已又欲獻皇帝稱宗而入太廟嵩與羣臣廷議皆難之上不悅著明堂或問

以見志嵩皇恐盡變前說所以條畫禮儀良備遂尊
獻皇帝曰 睿宗柎 武廟上禮成而賜嵩白金百
兩綵幣四有副鈔四千貫上 皇天上帝尊號冊寶
尋加上 高皇帝尊謚聖號以配嵩奏慶雲見 上
悅受羣臣賀嵩爲慶雲賦及大禮告成頌 上嘉之
付史館明年加太子太保已從幸承天賞賜優渥與
輔臣埒嵩歸益驕於藩國請卹乞封所挾受賄積訾
且巨萬而南北給事御史以大察交章論貪汙大臣
皆首嵩而上皆勉留之嵩奏辨而中謂人臣於
人主將必使孤立自勞而身觀望禍福乃爲得計

上摘其語稱之於是御史謝瑜復論嵩強辨請斥之
不聽嵩恚甚乃因員外郎衛元確復命遲歸罪於吏
科都給事中丁湛爲寬予之限以市恩叅論之俱坐
謫已復叅其郎中熊過等謫之邊方欲以自張且快
意是時大學士夏言有所不悅於嵩御史葉經疏稱
交城王諸孫輔國將軍表相謀襲爵永壽王庶子懷
憶與嫡長孫懷熺爭國封嵩俱納其重賄爲之請勘
乞斥嵩以戒貪墨言乃擬 旨下臺勘而他多右經
語嵩急歸誠於 上上憫之弗罪也時邊警告迫
上以嵩非所職而咨詢之旣條對平平耳 上必爲

之激賞欲以風止言者嵩既已傾夏言而斥之愈益寵幸所供醮祀青詞額對獨嵩居最乃以聖誕恩進武英殿大學士入直文淵閣仍掌禮部事免其奏事承旨時嵩年已六十三而神采溢發如壯時於是吏科都給事中沈良才等首論嵩汙佞不當干大位不聽而南京給事中王燁御史陳經等復論嵩并及其子世蕃饕餮助焰實跡下所司嵩疏辨且乞休優詔慰留之嵩意不決復上疏謂古語曰朝廷輕重係大臣臣今動遭詆目爲姦惡海內流傳損傷國體一宜去言官論事乃其職然或聽指使或代報復如昨歲羣奸構謀呈稿首臣然後封進今不卽退轉相傷害益煩 聖心二宜去 上果爲溫諭百餘言答之且謂攻擊不休故違 君命須罪以無 君之律嵩乃出視事時宮婢構逆旋復誅嵩請 詔告天下人謂宮闈而秘密悉揚之其國體傷於論大臣多矣尋代嵩爲禮部者張璧至自南京嵩請解部事許之賜御饌金幣羊酒且諭曰比以異禮勞卿卿以赤誠匡朕可也前是已賜嵩銀記曰忠勤敏達至是復賜其家藏 璽書之樓曰瓊翰流輝奉玄之閣曰延恩堂曰忠弼嵩以吏部尚書許讚等訐其請托事不

勝益橫前是考察御史謝瑜不及當調嵩特擬 旨
用貪酷例黜之而御史葉經監山東試嵩乃摘其錄
語以爲狂悖不道俾禮部參論逮至京杖死 闕下
藩臬預試事者皆爲邊邑尉中外愈側目嵩矣時尚
書許讚以一品六年滿加兼太子太傅未幾 上特
加嵩官視讚時輔臣翟鑾特以資序在嵩上 上待
之不能如嵩每有所咨問及齋予時時首嵩而不及
鑾其厭鑾久特以其舊臣不忍去之而鑾不悟也其
二子俱進士高第嵩乃授風旨於給事中王交輩俾
發其事鑾與二子俱削職爲民嵩得益發舒 上一
意用之矣而吏部尚書許讚遂兼文淵閣大學士禮
部尚書張璧兼文淵閣大學士同嵩預機務然不獲
入直應 制嵩事取獨斷不復相關白墨墨而已讚
至自嘆曰何必奪我吏部使我傍睨人尋進嵩兼吏
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亡何復以六年滿加少傅兼
食大學士俸一子中書舍人給四代誥命嵩乃上言
每獨蒙宣召於心未安思往歲夏言惡與郭勛同列
以致生隙夫臣子比肩事主當協恭同心豈宜有此
嫌異今臣希忠臣元臣讚臣璧凡有宣召乞與臣同
如祖宗朝蹇夏三楊故事嵩蓋欲示厚希忠等且見

言如也報聞時 上方好言長生而都御史盛端明
右叅議顧可學家居久各自詭有不死術嵩爲進可
學所治餌而薦盛端明 上悉召用之巡按福建御
史何維栢條時事而中論劾嵩甚切 上怒逮治之
維栢在道久嵩不測 上意乃請寬維栢獄 上爲
霽威杖而奪其職時諸曹皆受嵩及世蕃請屬如外
府獨吏部尚書熊浹持不肯行莫能難也會浹以罪
去則無所不靡俄而 太廟工告成加兼太子太師
賜金幣渥時上微覺嵩橫而許讚老罷張璧死乃思
用夏言時禮部尚書費家故善言而不能得嵩意探
得之因疏留郎中周琬高簡而謂大理評事孫學思
假嵩名求出使而臣執不與學思嵩私人也多機警
好以萋菲中臣臣以孤危而失此二臣助愈難自立
矣因乞休其言頗散漫不根 上以其托指攻訐切
責之然不浹日而召言之命下嵩以是恨費家言旣
至盡復原官遂復据嵩上 上爲加嵩少師以慰安
之言旣以銜嵩則頗斥逐其黨與嵩唯唯而已不敢
救時世蕃已用恩澤累遷至太常寺少卿掌尚寶司
事橫行燕中嵩乃上疏遣世蕃歸省墓以避言 上
猶使之馳驛還往嵩以萬壽加特進又以九年考滿

加華蓋殿大學士 璽書褒諭仍賜晏禮部言尋用
復河套失 上指爲嵩及崔元陸炳構伏法嵩遂獨
相 上益安之而費家亦自以撰齋詞得 上幸嵩
度無可報乃坐其子以不當使事謫之而家亦自恨
病死於是南京吏部尚書張治國子祭酒李本以疎
遠擢共事不敢與可否久之懇於嵩始得入直治不
任煩竟鬱鬱以卒時宣大督臣翁萬達將臣周尚文
拒却虜而嵩復錄一子中書舍人賜金幣 上以罪
人王聯訐而信之捕故都御史胡纘宗及株連新舊
朝士數十皆欲寘之重典嵩與真人陶仲文頗爲救
解得釋 上以嵩對制平獄可嘉令兼支學士俸而
仲文遂封伯然意殊不樂嵩乃與仲文疏辭俱報許
而仍以 萬壽節封仲文伯爵加嵩上柱國嵩乃力
辭謂人臣無上引郭子儀不敢當尚書令爲比且欲
以示謙而見夏言悖 上悅進世蕃爲太常寺卿仍
行尚寶司事亡何虜大入寇掠三輔旋薄京師右中
允趙貞吉叩嵩直所問計嵩以撰齋詞辭不見而義
子右通政趙文華自其室脅肩出貞吉見而詈斥之
俄而禮部尚書徐階以虜嫚書請和會廷臣議貞吉
厲聲言虜在城下何可和但請 皇上御奉天門赦

沈東旌周尚文士氣當百倍而貞吉又自具疏請遣羣臣有才識辯博者詣行營宣諭諸將得一賊首予百金敢戰者損卒亦賞逗遛者全軍亦罰 上雖壯之而內不悅也嵩因請卽命貞吉往往而驟至仇鑾軍卒不得要領還嵩乃激 上怒杖貞吉而謫之荒徼以自快兵部尚書丁汝夔雖以調度失宜然爲人潔廉楊守謙守土臣也倍道勤王 上怒其不能破賊誅之嵩皆不能救而巡撫王汝孝總兵羅希韓逮稍緩世蕃盡羅其賄與嵩計伺 上喜而解之卒以免仇鑾故以嵩去言而脫其罪深德嵩約結爲父子

復起爲大同帥帥其衆入援無功而爲大言聳 上聽嵩從史之遂總京營兵進太保仍督諸路兵馬入二萬金謝嵩嵩亦受之虜退始上疏請發粟賑中虜者并掩胔骼及他選將練兵碌碌紙上語而已於是中外怨嵩父子刻骨而刑部郎中徐學詩歷指其誤國無狀凡數十事且謂其威權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財勢足以廣交自固乘機構隙足以示威劫衆文詞辯給足以飾非強辨精神警敏揣摩精巧足以趨避利害而彌縫闕失私交密惠令色脂言足以結納權路而緘村人口故諸凡論嵩者卽不

能顯禍於正言直指之頃亦必托事假人陰中之於
遷除考察之際臣不能悉記卽如先任給事中王燁
陳塏御史謝瑜董漢臣等於時幸蒙寬宥而今安在
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如蜮不可測識寧是
痛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何者誠畏其陰中之也
上乃捕學詩下詔獄斥爲民而溫旨慰留嵩嵩不自
安請遣世蕃歸里不許令給假隨任侍親而已學詩
疏雖不見用然天下傳誦以爲名言仇鸞始雖由嵩
入旣挾虜得上重而驕嵩猶欲以兒子畜之不應
遂凌嵩出其上嵩恚數以密疏言之沮止萬狀皆不

聽而諸部臣言官有抗觸鸞者立碎鸞之捕虜姦細
以爲大功要重爵賞而嵩子世蕃亦緣而進工部右
侍郎予一子錦衣衛千戶鸞以是益恨嵩而侮之其
所詆譖嵩上亦爲心動至宣召亦稀矣時陸炳掌
錦衣緹騎與鸞爭寵妬嵩乃厚收炳以爲腹心使詞
伺鸞鸞亦爲之備然其所從卒不如能緹騎猥狡鸞
自是墮炳窅中然炳陽爲推重鸞以爲中山定興之
流亞鸞不疑也旣虜勢日迫而鸞病甚上聞收其
大將軍印鸞暴死炳乃謀於嵩怵鸞之義子迯之虜
而道執之盡得其交通狀誅其妻子嵩以是益親信

父子貪亦益甚南京廣東道御史王宗茂復疏其貪黷數十事事皆有實 上復為之鑄宗茂二秩補外以安嵩而給事中袁洪愈劾去其所善客翰林檢討梁紹儒亦弗敢救也前是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以嘗論與虜市馬非策忤仇鸞下獄謫邊邑倅鸞既敗繼盛得累遷復官嵩欲以名收之繼盛不應復抗疏極論其十六罪五姦中外傳誦以為破的中窾可以必勝而 上獨怒之摘其中有召問 二王語以詐傳親王令旨律坐絞而復杖之百復以 手札諭留嵩嵩乞休 上報以羣邪黨比謂逆賊勾虜其本在卿

蓋指摘贊直玄修不阻朕耳朕非內色外禽者崇事上玄又與宋徽梁武不同人臣邀譽賣直卿以此乞休墮邪孽計宜安心供職奉順天休時嵩有義孫鵠未十六而冒兩廣功級得錦衣千戶繼盛及之下兵部尚書聶豹皆曲為之諱而郎中周冕獨發之亦坐奪職當是時雲貴清軍御史趙錦亦有疏論嵩謂嵩窺伺逢迎之巧似於忠勤諂諛側媚之態似於恭順能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以探諸臣之動靜先發而制之故不敗露又善以厚賂結 陛下左右之人凡深宮起居意向無不先得故多稱旨或候 聖旨所發

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機所會從而執之以肆其毒使 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於 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於內閣幸而洞察於 聖心則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於後世則 陛下代嵩任其咎錦工於中嵩惡而他語尤剴至 上亦使緹騎捕之兩月而至怒小解斥爲民亡何嵩之義子趙文華重文華者故無賴小人也數經吏部察嵩強而用之至通政使乃以百花酒進 上嵩以跪而嘗數之矣會吏部尚書萬鏜者嵩同年相善坐言事廢田間賴嵩以起至爲吏部數與嵩崖異不甚用其言至是復推文華督撫鄖陽以遠嵩而給事中朱伯辰上疏劾文華邪媚奔競寵賂日章不宜玷臺憲有 旨再推文華迫則謀於世蕃乃教之使劾鏜前爲右都御史中以侍郎起用而併二品通考以臣欲糺之故出臣於外不已而嗾伯辰論臣欲以鉗衆口嵩爲內主激 上怒悉奪鏜伯辰官俱爲民而文華愈橫矣嵩以滿十五載考賜金幣御饌肥豜上尊錄一子中書舍人仍賜勅褒諭再以京師外城完嵩與有閱視勞遷世蕃爲工部左侍郎仍侍親而不奪俸尋以萬壽節推恩令世蕃出理部事嵩辭許之再以却虜

推恩錄一子尚寶司丞嵩辭 上諭以盡誠贊玄實
 為忠首往往與陶仲文並論嵩不恥也江南連歲倭
 大作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為總督討之久未平而趙
 文華乃疏陳用兵七事首以祀海神為言人皆笑其
 誕而 上獨然之為切責兵部覆議上 上以問嵩
 嵩言江南奏報多失實宜遣大臣往祭海即令察視
 賊情求可以區處長策具實奏聞所使即文華亦可
 上乃命文華文華行而大簸威福所挾持將吏金
 寶無算時總督張經自恃其位高而望隆不肯折節
 文華諸發兵守便宜又不與計會有流言聞於 上

上怒文華伺得其指露章劾之 上發緹騎逮經而
 經則已大破賊俘斬千計捷聞 上怒亦不釋經迫
 則行五千金賄世蕃世蕃與嵩謀欲為 上解不解
 則姑為溫言款經至死方悟因詈嵩父子於市而李
 默者骨鯁士也少有文數更顯宦至浙江左布政使
 嘗候嵩嵩謂其貌類我援之入為國子祭酒累薦於
 上得躡拜吏部尚書乃稍稍自持見不能讐其意
 嵩更譖於 上得罪去而陸炳繇武科為默門生乘
 上之思默使所厚中人稱之遂得復官尋以撰齋
 詞入直幸矣念不自嵩起動與抗世蕃威無所不加

獨不能得之吏部而會文華歸復命 上以御饌勞
之問倭事何時可息肩文華對殘寇行且滅不足憂
上爲之悅而文華行珍寶直萬金於嵩夫婦及世
蕃至入內室叩首嵩夫人夫人勞苦文華謂尚不能
爲郎君易腰帶我相公責也而兵部尚書楊博以憂
去文華幾得之默所推絕不及其見默欲有陳默厲
色待之怏怏而退乃刺得默試士策問以爲誹謗
上爲漢武唐憲又所推東南督臣不用胡宗憲而用
王誥蓋欲敗東南事爲其鄉人張經報讐 上大怒
下默詔獄論死尋屬輔臣李本行部事品第羣臣九

卿而下及言官悉以次去嵩所惡而薦其客吳鵬
默而亟稱文華於人上遂進工部尚書躡加太子太
保罷王誥不用用胡宗憲中外大權一歸於嵩矣文
華又以都督陸炳嘗薦嵩復刺得其陰事將劾之炳
懇重賄世蕃挾以謁文華始解旣而知其謀出自世
蕃遂併恨世蕃而徐階以次輔日重爲羣望所屬炳
乃委腹階以自固嵩父子亦稍稍覺之倭復大張詔
遣兵部侍郎沈良才討之嵩知 上意以文華昔對
殘寇且平爲不實懼而使文華自以督師請 上悅
許之與宗憲合而誘降寇首徐海等因擒擊平之文

華加少保宗憲爲右都御史而嵩等皆賜金幣嵩又以十八年滿官一子中書舍人賜宴及璽書褒諭自文華等之有功推遷及罷職尚寶卿史際通政呂希周等而世蕃所納賄復以巨萬計文華乃上疏歸功嵩以爲嵩實授之成算而嵩亦薦文華有學行宜供撰齋詞其後文華以驕蹇忤旨逐嵩不之救上亦不以咎嵩而宗憲自是益傾江南庫藏爲世蕃餽所需古法書名畫種種宗憲皆爲索之富人世家豪歛巧獵靡所不極而他撫臣監司相習成風不以爲諱其所獻鼎彝尊罍之類或發塚剽攻他寶翫多

起大獄而後得之世蕃猶汲汲無已尋以萬壽節加嵩兼食尚書俸仍免廷謝自是凡有旌錫皆免謝至一切祭祀救護日月無嵩跡矣前是虜入犯邊錦衣衛經歷沈鍊抗疏論嵩父子奸惡召以鍊詆誣大臣自爲名廷榜之適編嶺外之保安鍊悻悻不得志乃招四方遊士以講學名多及時政得失或馳馬至居庸關下戟手詈嵩父子或爲草人象而射之事稍稍聞嵩惡之使世蕃授指宣大總督楊順圖鍊順故嵩客時邊事多損敗方籍嵩父子屏蔽卽響應而與巡按御史路楷謀世蕃復以入內五品啖楷乃因

妖人閻浩等通勇事發捕鍊竄名其中而張大之兵部尚書許論不敢執遂斬鍊并戍其一子庾死者復二人遷賞順楷以下如初約天下聞而痛之於是給事中吳時來極論楊順糜費邊餉縱虜出入而以重賄納路楷相率爲蒙蔽致危困尚書許論昏酣不能自禪廟謨上以問嵩嵩曲爲順楷掩覆且謂言官風聞論人不可盡信上不聽趣捕順楷下錦衣獄而奪尚書論職時來遂謂嵩可勝也亟上疏極論嵩世蕃罪惡而刑部主事張紳董傳策亦言之前是輔臣徐階爲禮部時虜入寇數有所建白觸嵩忌諱以是百方阻其進不得而階潔廉又時時爲人語時政輒歎息流涕稍稍聞於嵩至是以時來紳皆階所取士也而傳策又其鄉人乃密奏三人同日而搆臣必有使之者且時來已奉命使琉球疑其悔行欲藉口自脫自封進時來紳試錄上乃下之詔獄令追究主使之人以聞而時時自語曰階固賢雖然嵩老矣何不小需歲月而忍若是階危且甚而時來等既下獄考掠窮五毒竟不言主使者第曰高廟神靈教臣耳而亦會都督炳心嚮階以是坐紳傳策相主使時來避遠役獄上各發戍烟瘴衛所而慰留嵩嵩

以是益恨階并及炳矣其後順楷就逮至詔獄嵩復為之寬解順僅坐戍而楷謫外當是時 上坐深宮

中欲以威福遠攝連率大臣時時有所逮訊若阮鶚吳嘉會章煥等多從重典雖甚親禮嵩而不盡信之

間一取獨斷或故示異同欲以殺離其勢而嵩與世蕃能得其竅欲有救解則必順 上意極詈之而微

婉曲解釋以中 上所不忍其欲有排陷必先稱其微露若與彼親者而以冷語中之或觸 上所耻與

諱 上更為之怒以是卒不能脫其籠絡而威福益廣時吏部兵部與文選職方郎號為文武庫吏而尚

書吳鵬歐陽必進許論郎萬案方祥為尤著必進者嵩內親也教以賄通嵩得出入臥內會 大廟灾議

興工而必進自刑部調工部 上老之以問嵩嵩盛稱其精力寸識遂以工婁就驟遷至少保而倦於事

嵩復為之改都察院 上弗悅也於辭疏旨曰必進已之任矣何更辭嵩謂必進母再辭但履任居兩月

而吏部尚書缺嵩復勒廷推必進眾莫應嵩怒慢罵之不得已而以必進名上 上投之地嵩密疏曰必

進內親也臣老矣非必進無可以慰臣者乃以必進為吏部尚書僅三月而假他事去之世蕃猶誇於人

為吏部尚書僅三月而假他事去之世蕃猶誇於人

謂用必進 上無若我何棄必進我亦無若 上何
前是 上以嵩直舍隘別輟小殿材營室於側多蒔
花木其隙以娛之復發中金百爲製什器朝夕割御
膳法酒使中貴人調而賜嵩嵩老尚健饗始聽腰輿
出入禁苑矣已而嘉其年滿八十特賜肩輿且令支
伯爵俸嵩復以京師居第之中堂請額 上名之曰
忠正又名其南昌居第之中堂曰耆德樓曰寶翰嵩
故有居第在宜春分宜并京師南昌而四皆宏敞壯
麗分輦金寶以實之猶不足而縱世蕃之羅取益甚
初 皇太子薨 裕王以序當立禮部數請期而

上意嫌代已婁報寢嵩念 上獨所信任迫衆情時
時亦爲請而與陶仲文比而阿 上意 上亦自知
之時裕景二王並居外邸禮服無異外論洵洵謂莫
知適從而故左中允郭希顏失職家居欲以危釣奇
乃具疏謂自攻嵩者有問二王之說而得罪恐不相
安幸各召而面諭之使二王母疑嵩嵩母自疑且請
出景王於外以安 裕王疏旣上嵩雖恨希顏而巨
測 上旨請下禮部詳 上乃露怒希顏意嵩始得
發舒 上命御史卽家僇希顏傳首海內世蕃念以
多樹敵恐嵩一旦老死不易支而謂 上意搖或可

因而更樹乃多行金左右謀立景王庶幾異日代嵩
執政而 上一日忽諭禮部令景王之國世蕃猶令
嵩與禮部尚書吳山言 上意未必爾或欲因以試
物情山不可乃具儀上景王卒之國而世蕃之謀益
解俄以世蕃三品滿九載加服俸視尚書再以 萬
壽節加嵩歲祿二百石而世蕃亦兼支尚寶司卿俸
尋嵩夫人歐陽氏卒時世蕃方戀權不欲歸而嵩無
次子可以扶柩者嵩請於 上謂年已老耄不可無
世蕃侍 詔聽留共養如故嵩故以警敏得 上意
亦善自卑屈至士大夫入謁人人慰勞務得其懽心

間補故所憶記以示聰明晚節知天下之怨之間
舊邾而收錄知名士若故編修唐順之中允趙貞吉
等皆以淪落爲感不自覺入其彀至顯庸因而有稱
之者然其陰賊發於心而動於機械不自覺也世蕃
尤險悍慄猾每謂天下才唯已與陸炳楊博而三然
與炳晚節相妬炳暴死世蕃稱快頗亦能習國家典
故曉暢時務嵩旣老 上時有所問而不能答謀之
其客皆不稱 旨屬世蕃草輒報美嵩以是心益仗
世蕃而心愛之諸曹請事者輒問曾以質兒子否至
云東樓謂何東樓者世蕃別號也世蕃以是益驕橫

九卿臺諫至淡日不得見或停使至暮而遣之或有
嵩許而世蕃不許者卒弗許也嵩在直或累月不出
世蕃日與其所狎客縱倡樂豪飲益拓居第連三四
坊堰水以爲方塘踰數十畝傍植奇樹異卉乘輿張
謁蓋遊行其中若輔臣階與李本其父執也成國公
朱希忠元勛也嘗之酒不潦倒不已性尤強記於中
外官職饒瘠險易亡不闔熟其責賄多寡毫髮不能
匿後上亦稍稍聞之而世蕃以衰服不能入之嵩
直所嵩所報札漸不如上旨而齋詞亦稍倦時
上所居萬壽宮火而大朝殿工方急嵩以煩費難

之欲請上還大內則不敢乃請暫徙南城之離宮

南城英宗故稱太上皇時所居也上乃以問

階階爲規畫營萬壽宮甚詳且費省而力易上大

悅宮旣成而所以褒擢階至厚嵩僅加祿百石不能
敵矣自是上有顧問不及嵩卽及嵩不過齋祠事

而已嵩故與階郅懼而置酒要階入內使子孫家人
羅拜之舉觴屬曰嵩旦夕死矣此曹唯公哺乳階謝
不敢當而是時方士籃道行以乩得幸上上故有

所問密封使中官至乩所焚之不能答則咎中官穢
不能格真仙中官乃與方士謀啟示而後焚之則所

答具如旨道行狡乃僞爲昏封若中官所齎者及焚而匿其真跡以僞封應 上一日問今天下何以不治對曰賢不竟用不肖不退耳則問誰爲賢不肖曰賢者輔臣階尚書博不肖者嵩父子 上復問吾亦知嵩父子貪念其奉玄久且彼誠不肖上真胡以不震而殛之答曰上真殛之則益用之者咎故弗殛也而以屬汝旣答報袖以示御史鄒應龍會嵩等請考庶吉士而諸進士中有貸金於司禮監中貴錦者錦密以聞 上卽日罷考應龍乃抗疏論嵩父子貪奸誤 國諸大罪十餘條 上以名捕世蕃及舞法行

賄者皆下之詔獄而猶謂嵩小心忠慎壽 君愛國人所嫉惡其致仕去仍馳驛歲給祿米百石嵩猶爲世蕃求解 上謂念若忠勤已加優處又何以兇兒瀆救嵩乃不敢復言獄上世蕃及其子鵠皆坐戍烟瘴衛所家奴及隸人永年等坐絞當世蕃之用事吏部郎賄最重御史次之給事中又次之所以先御史者其巡按得盡收贖鍰鬻卿寺缺而給事中獨不能至吏部郎之始已三千金而後遂至萬二千若項治元者竟就逮庾死詔獄其家亦破天下笑之世蕃迫則行十餘萬金於諸幸姬家猶能脅詞監道行陰事

下刑部獄侍郎葉鏗鄢懋卿誘使誣伏前僞狀而引徐階道行不聽論死而後得釋應龍以敢諫進通政司參議 上猶悔之且追思嵩贊玄勤誠欲退居西內專祈長生以示輔臣階等極言不可 上乃勒階等必贊玄如嵩乃可而謂嵩已退其子已伏罪敢有再言者同應龍俱斬中外洶洶虞嵩且復用而久之階益見信乃已於是嵩之黨鏗懋卿萬家何遷張雨唐汝楫王材及其壻袁應樞先後以白簡革職而胡宗憲自浙直總督被逮尋釋之宗憲既得志首以書畫賄嵩父子金玉珍翫相繼半入其橐江南公私爲

之一空奢淫縱恣靡復風紀而其殲徐海執直功亦有足當者 上以其妻進白鹿白龜不忍罪也伊庶人之爲王也以殘暴婁見紕臺使者迫則行十萬餘金於嵩得小緩至是使其校卒十餘輩造嵩家脅償金嵩置酒款之而好謂曰所云金十萬則無之僅得半耳而又半費請以二萬金償因盡以 上所賜金有印識者予之旣去而聞於郡曰有江盜劫吾家二萬金去矣速掩之可獲也郡發卒追得金悉捕校卒下獄論死而世蕃之自戍所私歸益廣拓第舍又用金多爲盜窺乃召募伎勇材力之士合數百人日夜

擊刀斗自衛郡邑頗疑其跡而嵩故所養舍人子出外爲非者推官郭諫臣受民間訟牒滿百帙輒封以與嵩嵩怒而却之他臺使監司小有違言嵩輒呼具舟我且入京面奏以時恟喝而會前有賀萬壽表得溫旨及賞賚謂上且當見憐因懇疏請移世蕃便地共養上不許而報曰嚴嵩有一子侍已恩待矣諫臣乃疏以聞巡江御史林潤遂露章劾世蕃與羅龍文表裏相約多招納亡命有叛心龍文故世蕃客爲通賄與同戍者也詔卽委潤捕世蕃龍文既至京潤因盡發其罪狀下三法司比擬俱依子罵

父律斬上不憚令更擬乃擬謀叛律而猶未及嵩

上令卽棄之市而謂嵩畏子欺君大負恩眷并其諸孫見任文武職俱奪爲編氓拘役籍其家黃金可三十萬餘兩白金二百萬餘兩他寶玉重器服翫所直又數百萬而知者尚恨其以緩故散匿不少臺臣乃益論成萬家駮懋卿追其受寄金錢垂二十年不盡案由選部郎至大理卿懋卿至刑部右侍郎皆世蕃腹心家貪而懋卿尤恣橫其以都御史出覈鹺所經行兩畿齊晉河洛吳楚幾天下半皆挾世蕃父子叱咤風生守令而下膝行蒲伏上食惟謹至以文錦

被廁牀白金爲溺器妻妾隨行者錦五綵輿以民婦
十二昇之卽趙文華胡宗憲不能過也嵩死時寄食
墓舍不能具棺槨亦無弔者時年八十有六



